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十七回 子陵焚香求老祖 孫臏作法困毛奔

卻說始皇聞得孫臏在齊，暗擺陣勢，扶助龔妃，大驚失色，歎氣連聲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子陵奏道：「吾主但請放心，想當日在易州大戰，海潮聖人下山請了三教聖人，夜設平齡會，勸孫臏歸心。他如今逆天而行，違了三教聖人的法旨，反在臨淄惹事，海潮聖人知道，無有不惱的。待臣焚起信香，吾主虔誠禱告。老祖若知此情，必然忿怒下山，那怕孫臏神通廣大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國師言之有理。」吩咐快排香案，子陵就焚起信香，始皇鞠躬行禮，口中暗祝情由。香煙繚繞，起在空中，直奔高山古洞。海潮聖人在洞中，正嘍皇經，偶然間一陣信香經過，老祖讓過香頭，抓住香尾，早知其情。心中惱怒：「可恨別夫憊賴，逆天而行，故違法旨。不若我再下紅塵，踏平東齊，與別夫見個高下。」吩咐帶腳力過來。早驚動一位帝君，上前攔擋。原來海潮聖人門下，有二十四個神仙，內有一位東華帝君，為眾仙之領袖。當時帝君見聖人動怒，連忙離座，望上稽首，尊聲「祖師爺清淨無為，正嘍皇經，為何擅自嗔疑，就要下山，不知要往那裡去？」海潮道：「賢徒有所不知，今因孫臏逆天而行，不遵三教的拘束，又在東齊擺八門金鎖陣，打敗了金子陵，我惱恨不過，如今下山與孫臏見個高下，分個強弱。」帝君勸道：「師父，暫息雷霆之怒，聽弟子一言。豈不知孫臏在易州大戰，二百餘場，費了多少工夫，不曾把他困住，好容易請三教聖人下凡，與他講和。想祖師此次若再下紅塵，重開殺戒，不知何日了局，誠恐有累聖德。既然孫臏在臨淄滋擾，不拘哪一洞神仙，差遣一位下山拿了他，治他逆天之罪，似為兩便。」海潮道：「賢徒言之有理。」吩咐真人毛奔，號五雷真人：「與貧道代勞，下山走一遭。參見始皇，與孫臏對敵。」毛奔上前稽首：「遵領法旨。」

海潮道：「恐怕你不是孫臏的對手，我與你兩卷神書，敵得過便罷，若敵不過，你照神書行事。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小心行事。」毛奔接書叩辭，即下三清大殿，出了雲光洞，手提茶條杖，身跨梅花鹿，招展金光，起在空中，駕霧騰雲，瞬息千里，早已到了東齊。收雲止霧，落將下來。這位真人比眾不同，乃五雷之領袖，行動處紅光罩體，隱隱有風雷擁護。秦營的旗牌，見到這位真人到了營門，個個心驚膽戰，紛紛議論。「跨鹿的不知是人還是怪，怎麼面上只些黑毛，好不怕人。」有一個道：「這是個玄門，想必與我家軍師舊友，特來拜訪，也未可定。等我招呼他一聲。一騎鹿的玄門，休要往前進步，此是軍師營中，到此何干？」毛奔道：「你等快去說與王翳、金子陵知道，就說海東雲光洞五雷真人到此。」藍旗聞言，急奔黃羅大帳，奏知始皇。始皇大喜，遂率領文武，大開營門。真人忙下了腳力，金子陵、王翳搶行兒步，拉住梅花鹿，又接了茶條杖。始皇看見那真人，相貌不凡，心中大喜。揖讓至黃羅帳，分賓主坐下，獻上茶畢，不提。

再說龔娘娘，得了卸甲風病，陣陣昏迷，醫治無效。襄王分外著急，忽見內官報南奉王領的李王妃進宮，襄王離座相迎。李美容進寢宮，參見國母，只見龔娘娘昏迷不醒，陣陣發汗，倒在龍床之上，病勢沉重。李美容審視一番，已知病源，便啟奏襄王道：「國母得了卸甲風之病，龍心萬安，臣妾能治。」襄王大喜：「王嬪既會調治，不知是何藥料？」美容道：「不須凡物，有金光聖母與我的金丹，能治人間百病。國母服了此丹，定然痊癒。」說罷，取出靈丹一粒，用陰陽水研開，吩咐宮娥扶起國母，啟開口牙，將金丹灌下，登時打開三關，衝開九竅，就把賊風祛去。娘娘微睜鳳目，襄王一見，歡喜不盡道：「難為王嬪，孤不敢忘恩。」那龔娘娘醒睡多時，精神復原，病症全無。一起來，睜開眼見了美容，便問：「此位何人？」美容上前奏道：「臣妾乃護國公之女，名喚事美容，是金光聖母門徒。」又將救活南奉王招親之事，金丹調治國母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龔娘娘聞言，喜之不盡，忙下龍床，謝王嬪救活之恩。不敢怠慢，吩咐宮娥擺宴：「待哀家與王嬪慶功。」襄王也留王叔暢敘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始皇升帳，集聚文武，始皇傳諭道：「國師敗陣，占算孫臏現在臨淄，料難取勝。眾卿有何高見，若有人勝得孫臏便罷，如無奇能異術之人，孤當撤兵回國，免得損兵折將。」諸將默默，不敢回答。當下有五雷真人，挺身上帳，始皇離座相迎，忙回笑臉，便問：「真人有何高見？」毛奔道：「貧道既然下山，今日臨淄會會孫臏，責備他一番，他若歸山便罷，如若不然，待貧道和他見個高下。」始皇冷笑道：「真人小心主意，切不學朱秦二道人，排下誅仙陣，要拿孫臏，不惟無益，反傷了許多人馬。老道長要三思而行為妙。」那毛奔性如烈火，受獎不受貶，一聞此言，那裡容忍得住，發起聲來。叫聲「聖主休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貧道那怕他三頭六臂，神通廣大，諒必手到擒來，此行務要捉了孫臏。」說罷，忿忿下帳，提杖上鹿，也不帶兵卒炮響出營，催動腳力，來至臨淄吊橋前。收住了梅花鹿，大聲喝道：「巡城軍校聽著，我乃海東雲光洞海潮聖人門下、中八洞神仙，五雷真人在此，請你家南郡王出來相會。」軍校聞言，飛風進朝啟奏。

襄王與孫臏正在三清殿議論軍情，聞得軍校奏報，便問孫臏道：「五雷真人是何等之輩，指名要亞父會敵？」孫臏答道：「這五雷真人，乃海潮的門徒，中八洞神仙之首。姓毛名奔，他性如烈火，神通廣大，料是來者不善。今日指名相請，必不懷好意了。」當下袁剛聞得孫臏有畏懼毛奔之言，心中不服，怒氣上殿，朝上行禮：「稟上師父，不必怕懼，我袁剛情願當先，殺此妖道，方消我無窮之氣。」孫臏大喝道：「好孽障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說這大膽言。他比不得官兵敵將，真殺真砍，你便去得。他乃海潮聖人的門徒，神通廣大，你焉能是他的對手？還不快下去。」少爺一場高興，被南郡王吆喝下去。孫臏雖然喝退了袁剛，心中自思，如今毛奔討戰，欲待出去，又怕五雷之災。若是不去，反惹眾人恥笑，說我懼怕此人，卻把從前之英名付之流水。我三災五難，已經躲過，此時諒無大難。想罷，望上行禮道：「吾主放心，待為臣出馬，會會毛奔。」襄王聞言大喜道：「若是亞父出敵，孤高枕無憂矣。」孫臏辭駕下殿，吩咐孫燕好生侍奉貴人，煎湯熬藥，不許擅離丹鳳閣。言畢，駕拐騎牛，率領全山六將，袁剛等十四家蔭襲的公爺，三聲大炮，衝出營來。

毛奔催鹿上前，用茶條杖一指，高聲招呼：「來者莫非是南郡王麼？請收坐騎，我在此等候多時了。」孫臏勒住坐騎，拱手道：「五雷真人請了，請問真人，不在雲光洞學藝修真，到此何干？」毛奔道：「我也不是私自下山，今日此來，有金石良言相勸。」孫臏道：「且說來。」毛奔滿面陪笑道：「你真人乃是高明之士，豈不知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王翳扶助秦皇，併吞六國，原是天命。真人為何逆天而行，在易州大戰數年，損傷生靈無數。有我祖師，夜設平齡會，請三教聖人，與你講和。你就該歸山返洞，如何貪戀紅塵，又在東齊生事，暗擺八門金鎖陣，圍困金子陵，貧道才奉師命下山。你若聽我良言相勸，即宜回歸古洞。紅坐殺戒，非我等玄門所為。不知南郡王意下如何？」孫臏道：「真人說的句句都是良言，我燕人焉敢不從。只有一件，不知真人可容納否？」毛奔道：「有話請說，不必隱藏。」孫臏道：「我豈不知王翳併吞六國，扶助始皇，原是玉帝敕旨。只是臨淄的氣數難盡，尚有十一年未滿。雖然洪福將盡，天數注定，多一日不生，少一日不死。一來氣數未盡，二來老母還有三個月陽壽，以待百年辭世，上吳橋葬埋，那時我就歸山，不管臨淄存亡了。望真人寬容三個月限期，只就是真人恩寬。」毛奔聞言，內心自思：「寬容三個月不甚要緊。一來秦皇營中日費千金，二則聖人差遣，焉敢自便自專。」想罷，開言對孫臏道：「你的說話差了，一月半月還可耽擱。百日之外，事久則變。這是你的推辭。不肯上山，我又焉敢自己作主。」孫臏道：「若是真人不允，兩下都有不便，你若依我，兩下都好，也不失同道之情。」毛奔怒道：「怎麼不便，莫非你敢與我動手麼？」孫臏冷笑道：「當面不藏私，有本事者保無事。誰保誰來。」毛奔聞言大怒道：「好大膽別夫，人說你奸心欺詐，話不虛傳。我既然下山，焉敢擅便饒你。」催開梅花鹿，手舉茶條杖，往下照頭一杖打來，孫臏用拐架開。牛鹿盤旋，一場好殺。戰到二十餘合，殺得毛奔招架不及，拖杖敗走。

孫臏用拐一指：「好毛奔，你往那裡走。」催動青牛，往前就趕。毛奔回首一看，心中暗喜，毛奔將攝魂幡取將下來，對著孫臏，一晃眼前發黑，二晃腦後生風，連晃三晃，孫臏就在牛背上發昏。說聲「不好了，這是攝魂幡，再若晃幾晃，耗散我的精神，一命難逃了。」孫臏慌忙就取出峨眉劍，取太陽的真氣三口，吹在劍上，用劍尖連擺三擺，說聲道：「疾！」忽然劍頭上火星亂起，烈燄飛空，竟奔了老道而來。毛奔正在那裡晃幡，不提防一陣神火飛來，撲毛奔面上，把一面黑毛都燒光了，燒得幾個漿泡，

疼痛難當，那裡還顧得晃幡，把手在臉上亂抹，那幡上又著了火。此時手忙腳亂，照顧不來，將幡撒在塵埃，燒得無影無蹤。

毛奔心中好惱：不想這別夫倒會放火，燒了攝魂幡倒是要緊，一則失了海湖寶貝，二則把我一面的毫毛都燒了，我怎麼見人？越想越惱，圈回梅花鹿，闖將上來。孫臏大笑道：「不用惱，省得剃了，燒光了更好看。」毛奔聞言，咆哮大怒：「好可惡的別夫，氣殺我也。你住那裡走。」催鹿舉杖就打，孫臏側身閃過，揭開雙拐，上下飛騰，殺得老道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手之力。毛奔暗想：「這別夫拐杖利害，不如用法寶傷他。」想罷，用獅子大開口架勢，讓孫臏一拐打來，就倒退數步，忙將五雷神塔舉起空中。只見風冷冷，霧漫漫，孫臏一見，說聲「不好了，這是五雷神塔，落下來不論仙凡之體，壓得粉碎，我焉能擋得住。」正說著，毛奔使一個掌心雷，往上一響，那神塔上頭閃電生光，迅雷響亮，震得天搖地動，落將下來，竟撲著孫臏的頂門，連人帶牛，壓在底下。眾將等看見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動彈。毛奔圈回梅花鹿，來至塔前，叫聲「孫臏，你英雄一世，只落得這般結果。前者你得縱橫無敵，及至祖師下山，也不曾把你吃虧。今日遇著我毛奔，該是喪命之期了。況且我和你原本無仇恨，俗話說得好，罵人莫揭短，打人莫打臉，臉上還打不得，你怎麼下毒手，把我一臉的毫毛燒得精光。我惱恨起來，才祭神塔壓你。也是一報還一報，你也休要埋怨別人。」說罷，念真言，收了法力，把神塔挪開。看看孫臏的屍首，不覺大驚失色：「好別夫，怎麼走了，弄下一個假的在此。費我多少氣力。」原來壓住的，是紙人紙牛。「這別夫，又往那裡去了？」忽頭上有人答應道：「不用費心，孫臏在此。」老道聞聲，舉目四顧，只見一人頭帶三叉冠，青袍服，騎牛駕拐，正是孫臏，立在對面。老道聞聲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孫臏指著毛奔大笑道：「我五難三災，已經躲過，神塔焉能害我？不是我有些法力，怎敢與海潮聖人對敵。我不過破費幾張紙，你只管祭塔壓我就是了。」毛奔一聞此言，氣得面目焦黃，大喝：「好別夫，你弄得什麼妖法，氣死我也。」說畢，催鹿持杖，照著天靈上一杖打來。孫臏左手拐一擋，右手拐對著頂門打來。毛奔連忙招架，死命相持。戰至十合之外，抵擋不住，落荒而走。孫臏大怒：「我看你這妖道，走到那裡去。」忙將杏黃旗拿在手中，唵唵有詞，用杏黃旗一指，半空中一聲響亮，六丁六甲，四值功曹，揭諦伽藍，俱至面前，屈背躬身，口稱「真人，令吾神那方使用？」孫臏道：「無事不敢勞動，我今拐打毛奔，借仗尊神，把五門閉住，上架天羅，下支地網，不許放走了妖道，違者聽貶。」眾神祇領了法旨，按上下四方，各守汛地不提。

且說孫臏，請神已畢，一催腳力，然後追趕。毛奔見已切近，心中暗喜，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上頭大、下頭小，有三寸多長，指頭粗，名為雷屑。神雷擊人，就是此物。毛奔托在掌上，把掌心雷一放，響亮一聲，雷屑聞聲即起，飛至空中。孫臏將近趕上，忽見陰雲慘慘，冷氣沉沉，包著一件車輪大小的寶物，雷聲響亮，閃電光明，競對天庭落將下來。孫臏一見，說聲不好了，此是雷屑到了，把杏黃旗拿在手中，望空一指，喝道：「還不退下，更待何時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空中雲收霧散，雷屑轉撲了毛奔。那毛奔見杏黃旗戰回了雷屑，心中大驚，把五雷神塔往上一舉，這雷屑見了神塔，物各有主，返本歸原。孫臏催動腳力，猶如雲飛電轉，趕將下來。牛鹿相挨，把拐舉起過頂。毛奔回頭，見拐已到頂門，想著再祭寶，也來不及了。說聲不好，把頭一低，正中後心。響亮一聲，幾乎墜下鹿來，抱鞍吐血而逃。孫臏催動青牛，隨後追趕。毛奔回頭看見，心中著忙，催開梅花鹿，往西敗走。忽閃出一位天神，用手一指，大喝：「五雷真人休得前走，我奉巡天都尉使的法旨，把守此方，等候多時，莫想出我的汛地。」毛奔見功曹攔住去路，料難過去。又見孫臏趕來，只得轉騎競奔北方。

忽見一位金甲天神，仗劍擺旗，阻住去路。毛奔心中惱恨，向前大呼道：「那位尊神立在此處，來阻攔貧道？」功曹應聲：「小神值日功曹是也。奉巡天都尉使法旨，鎮守此方，休得走我的汛地。」毛奔回鹿，又遇把截的天神，不容過去。無奈又奔正南，又有阻攔的天神。欲要騰空，又有天羅。欲要遁地，又有地網。四方旋轉，俱無出路：孫臏追至切近，大叫：「毛奔，你怎麼走迷了路，為何團團走轉？我不趕你，你慢慢走罷。」這老道聞言，又羞又惱，暗罵一聲：「別夫，我敗了陣，就是怕你，你還下絕情閉住五門，叫我出不去，難道在此處死不成？」細想起來，戰又戰不住，逃又逃不出，無奈只好求這別夫，方是有生路。想罷，棄杖離鞍，立在路旁。孫臏一見微微冷笑，用沉香拐一指，大喝：「毛奔，你是與我動手，還是敗走回營去？怎麼不起身走，到下騎坐在路邊，等什麼，還是等死呢？」